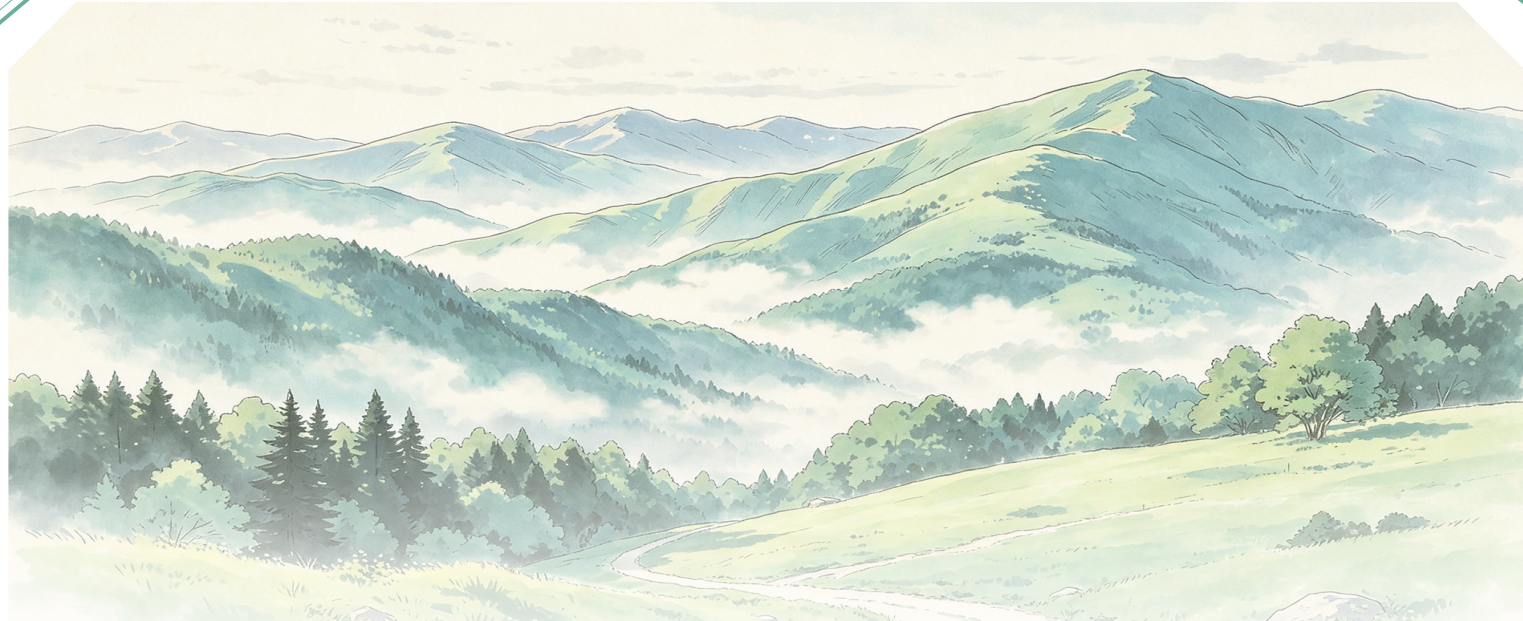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大自然的馈赠

邓忠开



云南人对野生菌的偏爱，是外地人难以理解的。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，但年少时就从广西来到云南当兵，此后一直在云南工作生活，至今已有三十多年，成了地道的云南人。既然是云南人，我对野生菌同样情有独钟。

刚进入夏季不久，雨便下个不停，淅沥的雨声似乎在提醒我，山上的菌子已经冒头，该上山捡菌子了。我便迫不及待约上三两好友，带着爱人与孩子，驱车直奔白草坪。

白草坪位于马龙区马鸣乡，那一带地势平缓，到处都是松树林，最适合野生菌生长。我当兵后第一次参加野外驻训就在当地。训练间隙，我发现山林里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生菌。部队有禁令：严禁捡拾和加工野生菌，防止食用野生菌中毒。我没能去捡菌子，但从此记住，白草坪一带的菌子多。

后来，我偶然读到清代诗人师范的《野杂菌》，诗中那句“滇南山水深，上物亦堪夸”，把野生菌视为上品，更让我满心向往。于是，每年夏天，到野外捡菌子，赴一场自然之约，成了我最重要的活动之一。到白草坪是首选，有时也到野花沟或其他

地方。

我们一行人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白草坪，虽然与当地村民相比晚了点，但我们是麒麟区出发，这个时间算早了。雨后的白草坪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气息，令人心旷神怡、舒适愉悦。连日来的雨水，打落了树上的枯叶，让脚下的泥土变得松软，我们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如同山林在述说它的过往。

山地有些坡度，杂草多，越往上爬越困难。我用木棍当拐杖，支撑着往前走，儿子提着篮子，紧跟在我的左侧。这些年，我每年都要捡上一次菌子，总结出了一些经验：那些好走的地方，往往不会有菌子，倒是不好走的地方容易长菌子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发现在一棵松树脚下，地上的腐叶微微隆起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下面应该是长了菌子。我用木棍轻轻挑了一下，果然露出两朵见手青。我高兴地喊了一声：“这里有菌子！”儿子立即三步并两步跑过来，伸着脑袋看菌子长啥样。在我的指导下，儿子用手把菌子周围的腐叶拨开，然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将菌子拨起，放进已铺好树叶的篮子里。

见手青虽说有毒性，但炒熟后滑嫩多汁、味道鲜美。在我发现菌子后，大家都有了兴致。随后，我们向着树林深处走去，大家陆续捡到了牛肝菌、青头菌等常见的菌子，山林里传出我们比鸟鸣还清脆的笑声。

我们继续向前寻找菌子。儿子突然喊我：“爸，这里有菌子，你过来看看。”我走过去，只见地上长着一窝菌子，足有六七朵，但都不大，白色菌伞，菌柄细长。我也不认识这种菌子，便掏出手机扫了扫菌子进行识别。手机显示，这种菌子叫小托柄鹅膏菌，是毒菌。我给儿子看了手机，提醒他：“这种菌子有毒，不能捡！”我同时提醒一起捡菌子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捡熟悉的、常见的菌子，不熟悉的一定不能捡。

这次捡菌子收获最多的当数战友阿彪。阿彪是马龙人，老家在乡下，小时候经常上山捡菌子，他找菌子有一套，不像我们，就图个热闹。

“这里有松茸！”阿彪兴奋地喊叫，我们连忙跑过去看。顺着阿彪手指的方向看去，腐叶下，一朵朵松茸露出圆圆的头顶。一朵、两朵、三朵……围过来的小朋友兴奋地数起来。一共七

朵，虽然个头不算大，但足够我们尝鲜了。

松茸是好东西，是野生菌中的顶流，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一季就介绍过。松茸对生长环境要求高，而且隐藏得很深，我第一次在白草坪见到松茸。

阿彪是捡菌达人，他给我们“解密”：找松茸，要用鼻子闻，在山林里寻找松茸那种独特的气味，或者根据松茸生长习性找，松茸喜欢生长在松树与青冈树杂生的坡面。阿彪在介绍他的“绝招”时，满脸自豪。

马上就到了中午，太阳火辣辣的，我们便结束了“战斗”，开始清点“战果”：满满一篮子菌子，有牛肝菌、奶浆菌、青头菌等杂菌，还有少量的鸡枞菌和松茸。我们不仅收获了野生菌，更收获了亲近自然的快乐。

当我们返回马龙城时，朋友已准备好了一只土鸡，晚上用野生菌炖土鸡，那将是一场盛宴！

云南是“野生菌王国”，野生菌是大自然在夏季给予人们最丰厚的馈赠。在夏季，到野外捡一次菌子，寻一场山野之趣，是云南人最简单的快乐，更是云南人藏在山野深处最浓的乡土情怀。

## 母亲的花瓶

苏鸿儒

我家客厅的窗台上有一只白瓷花瓶。花瓶并不精致，都有些旧了，还有一道浅浅的裂纹，却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春夏秋冬，不同花朵的花香漫过客厅，把寻常日子浸得柔软又明亮。

这只花瓶是母亲的宝贝，也是我们家最美的风景。听母亲说，这只花瓶是她年轻时，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，当时瓶身就有裂纹，摊主本来要扔掉，她看着素雅，便花了几块钱买了回来。从此，这只带着瑕疵的花瓶，便陪伴着母亲。岁月流转，插花留下的水渍晕成淡淡的痕迹，仿佛时光写下的温柔注脚。

几十年来，母亲一直爱插花。她没有学过插花，却自有章法，剪去枯枝败叶，调整花枝长度，高枝立在中，矮花围在四周，绿叶衬着红花，显得格外和谐。她插花时，眼角带着笑意，反复调整角度，把最灿烂的花朵朝向阳光，把开得稍逊的藏在后面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细心。偶尔我凑过去，她会笑着说：“你看这枝，歪了点，扶一扶就精神了。”

不同的花，藏着母亲不同的心绪。春天插桃花，看着粉

白的花瓣缀在枝头，母亲会说：“桃花开了，日子就旺了，盼着你们平平安安。”夏天插荷花，花苞盛开时，屋里便多了一份清凉，母亲在厨房里忙碌，转身就能看见那抹清雅，疲惫也少了几分。秋天插菊花，黄的、白的、紫的，素雅恬淡，一如母亲历经沧桑后的从容平和。冬天插蜡梅，暗香浮动，尽管窗外寒风凛冽，屋里却暖意融融。

这只花瓶里不仅有花香，更有家的味道。我回到家，一推开门就能看见它和它装着的各种鲜花，心里瞬间感到温暖踏实。亲友来访，也总会夸道：“你家这花插得真好看，看着就舒心。”于母亲而言，这只花瓶是她在操持家务之外，留给自己的一方小天地，是她在琐碎生活里捕捉到的诗意与美好。

如今，母亲的头发已添了银丝，眼角的皱纹也深了，但她插花的习惯从未改变。窗台上的花瓶，依旧装着不同的花，依旧散发着淡淡的香。时光流转，花瓶依旧，母亲对生活的热爱依旧。母亲的花瓶，是家的灵魂，装满了生活中最动人的芬芳。



## 挖笋记

朝颜

这一天的挖笋行动纯属临时起意。同事们相约去乡村踏青，没有很清晰的计划和目标，只为奔向大自然，不辜负这美好的春光。

在闲聊中，车子驶进了泽覃乡地界。泽覃乡离县城不算远，保留着非常好的自然生态，森林、河流未被破坏和污染过，如今又修通了公路，真是春天踏青的绝好去处。

一到泽覃村村口，我们就像飞出笼子的鸟雀，没了平日的矜持，径直奔向原野。沿着一条清浅的小河，我们且行且探索，无论是看见一丛野菜，还是捡到一株中药材，都兴奋不已。潺潺流水声、啾啾鸟鸣声，无不令人心旷神怡。

就这样，我们走向了一片竹林。几个正在吭哧吭哧挖东西的人吸引了我们的视线，他们围着一个土堆，弯着腰、埋着头，用竹枝不停地掏挖着什么。凑近一看，原来是笋，又鲜又嫩的竹笋。见他们只能掰下笋的上半部分，我觉得甚为可惜。心想，要是换作我，断不至于如此暴殄天物。

这时，一个在竹林中闲逛的同事突然大声呼喊：“快来，这

里有好多笋。”我们走过去，果然看见几个极小的笋芽儿冒出土层。虽然笋出土前总有迹象，比如那一小块泥土会略微隆起，土质会变得更加松软，但如此细微的变化，以我的视力是极难发现的。要挖吗？我们有些纠结，毕竟没有工具，挖起来难度很大。“就当一次体验呗！”不知是谁先提议的，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同，于是大家纷纷去各处寻找工具。幸而竹林里有不少掉落的竹枝，我挑选了一根，试了试，颇为趁手。

挖笋行动正式开始，我占据了一块地盘，将笋周边的泥土一

点点刨开。随着土坑越挖越深、越挖越大，竹笋渐渐露出了完整的形状。哇，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我十分欣喜，手上的动作也越来越麻利。今年开春后，我还没有吃上笋，要是能吃一盘自己亲手挖的笋，那真是妙不可言。挖得差不多了，就得想想怎么把它掰下来。然而掰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手稍微一使劲，笋便会被折断，下半截白白浪费了。我十分懊恼，原来自己和之前遇到的挖笋人没什么区别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行动能力并不如心中想象那样，眼高手低是多么容易犯的错误。

直到去周边挖野菜的同事赶过来，情况才发生转变。她带了一把水果刀，原是用来割野菜的，现在恰好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笋挖至根部后，用水果刀在最佳位置一切，再用力一掰，我们就得到了完整的笋。有了这把水果刀，我们简直如虎添翼，那个视力的同事不断发现新目标，我和另外两个同事持续挖开一个又一个土堆，将笋整个地刨出来，拿水果刀的同事则忙着切笋。春风吹拂着我们汗津津的脸，如此默契的合作，简直让人想放声高歌一曲。几个来村里采艾草的阿姨羡慕地望着我们。我猜，他们要是带了工具，保准也会忍不住挖上几个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几个塑料袋被装得鼓鼓囊囊的，我们说说笑笑朝竹林外走去。时间已近正午，大家肚子咕咕噜噜叫了起来。一个同事提议：“找一个农家乐吃午饭。”大家一致赞成。来到农家乐，我们挑了个大竹笋交给店家，让他们配腊肉炒上一盘。不多时，春笋炒腊肉端上桌来，红的、白的、白的，夹一筷子入口，香脆爽口，不亦快哉！

## “高师傅”

查晶芳

高师傅并不姓高。前些日子，清理好久不穿的旧衣，理出了足足八大袋，拨通废品收购站的电话。“好的，我们马上派人过去。”一个清甜的女声回复我。

嘭！嘭！嘭！不一会儿，重重的敲门声响起来。吓了我一跳，这像在砸门啊，啥人哪？我一边腹诽，一边开了门。来的是个中年男子，身材壮实，脸庞黝黑，一手抓着只大麻袋，一手拎着小型电子秤。

“师傅，你敲门能不能轻一点儿？好在是白天，如果晚上，我都不敢开门！”我故意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了句。原以为他会回一句抱歉啥的，结果人家根本没反应，放下麻袋和电子秤，目光便越过我，盯着客厅里那堆装满衣服的袋子。

真没礼貌！我心里嘀咕着，也只能把袋子一个个拎到门口递给他。每接过一个袋子，他就放在秤上，看一眼读数，在一个卷着边的小本子上画一笔一画记着。

“多少钱一斤啊？”再递袋子时，我顺口问了句。这回他有反应了，眼睛看向我，却没跟我对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伸出一只手，张开五指晃了晃，随后又单独竖起一根手指。

“是6毛一斤吗？”我追问了一句。这下他又没反应了，只

低着头看秤。

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“高冷”的收废品师傅。算了，我也懒得再问，闷头在屋里又搜拣一圈，在沙发角落里翻出了一件老公很久不穿的夹克，递给了这个“高师傅”。他抖开看了看，眼神忽地亮起来，还微微笑了。随后，他把那件衣服搁腿上叠好，放进袋子里，一并称了。

8个袋子全部称完后，他把小本子递给我。我扫了一眼，总共38斤，那就是22元8毛。“你就给22元吧！”我主动抹掉了零头。谁知，他先是盯了我一会儿，随即对我直摆手，又朝着大麻袋里指了指，低头从裤兜里摸出一小沓票子，数了几张往我手里一塞，拎起麻袋和秤转身就下楼了。

这人真怪，难道不会说话？他摆手是嫌我要多了？转而一想，何必为块儿八毛的跟他计较。他递来的一小沓钱，我也懒得数，顺手往桌角一丢。

吃饭时，老公看到那沓钱，摊开数了数，竟然有33元。我第一反应是那“高师傅”数错了钱，估计是两张10元的粘在一起没被发现。得，他本来还嫌我要得多，这下亏大了！想到他的“高冷”，我有点幸灾乐祸。不过我可不想贪他那10元钱，有机会还是还他吧，便把那

票子揣在了口袋里。

几天后的上午，我又在小区看到了“高师傅”。他站在一辆堆满纸壳的三轮车旁，正跟我熟悉的那位环卫工大爷说着什么。两人好像很亲近，“高师傅”还呵呵直笑，两只手在空中比划来比划去，没有半分“高冷”之态。我快步上前，对着他喊了声师傅。他侧对着我，就像没听见似的毫无反应，直到我碰了碰他的胳膊，才转过身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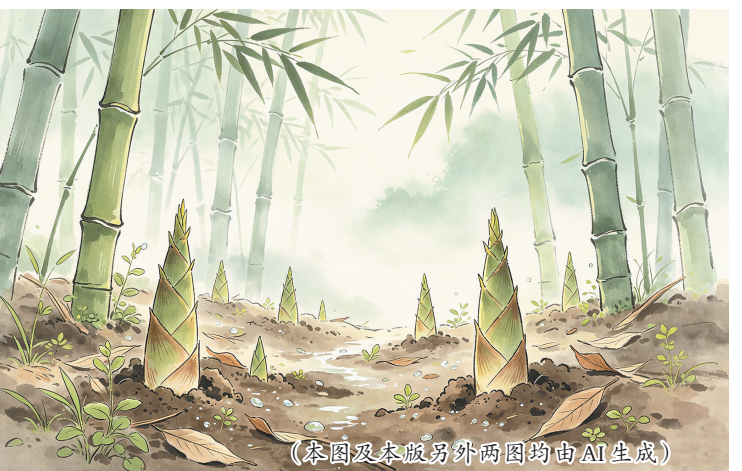
我掏出那10元钱递过去，说他给多了。他愣了一下，紧接着像被烫了手似的，把钱推还给我，还后退了好几步，用手指着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又竖起大拇指，一边点头，一边发出“嗯嗯”的声音。我这才发现，他穿的正是我老公那件夹克。嗨，回收利用呀！那衣服还有六七成新，他穿着还行。我正想着，就见他对着环卫工大爷挥了挥手，推起三轮车就跑了。那避之不及的样子，像是怕我追着他似的。

“这人怎么回事啊，一句话不说，还他钱，还不要。”听到我的话，环卫工大爷笑了：“老李是我同乡，自娘胎出来就聋又哑，人倒老实得很。那件夹克衫他说还很新，不能按废品论斤算钱，所以是当旧衣服买的。”

这“高师傅”竟然真是聋哑人。这才想起来，他“听”我说话时的眼神，似乎确实是在看着我的嘴。

我直直地站在那儿，明明是阴天，迎面吹来的风很清凉，却觉得脸上热乎乎的，还越来越烫……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2026年6月6日第8版）



（采图及衣服另外两图均由AI生成）